

人鬼妖狐

熊沐著

中



人鬼妖狐

熊 沐著

(中册)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南云飞



瘋
子

遮
寡
花





第十六回 江北名妓

楚秀秀一个人呆在她的楼上。她很寂寞，她从前一向是一个人的，那时她愿意弹弹琴，写一点儿碑帖。她是很风雅的，一个很有学问的女人。

但如今她写字也写不下去了，她弹琴也弹明白了，只是呆呆看着树。一个女人一旦知道了男人的滋味儿，她再怎么能够独自活着？

树叶也是枯黄了，这正是愁思的季节。

楚秀秀本是进士第的骄傲，但现在憨龟公对她是敢怒不敢言了，他每日只是恨恨地看着秀秀。

有人想见秀秀，但她不见，她整日只是躺在床上。

看来往的行人，看树，看那远远的一道道山。

据说山那边有许多的好地方。

恶人岗在哪里？是不是在那边？

憨龟公慢慢进来了，他问道：“秀秀，你身子还不舒服么？”

楚秀秀懒懒说道：“是，我只是头疼。”

憨龟公陪笑道：“你只是睡，只是躺在床上，人怎么能精神？你得出来走走，再见见人，那时你的精神头儿便会好些，女孩儿到了你这年纪，都是这样儿的。”

秀秀也笑道：“是么，爹说得也许对，但我不想见人。”

憨龟公笑道：“有一个江南来的大户，他说要见你，他写的字也是好的，他是一个文雅之人，你见见他也好。”

秀秀烦道：“不见，我不想见他。”

憨龟公哑了半晌，竟道：“秀秀，不是老爹说你，你这一向只是呆在屋子里，老爹连喝酒的钱也没了，还天天受那乌婆娘的气，她动不动便是骂我……”

秀秀看他，知道他很是窝囊，便劝他道：“娘脾气不好，爹还是多担戴些。”

憨龟公只能与秀秀一说，他吐声道：“我还怎么担戴？我一与她说话，她便说你，我说不过她。”

秀秀知道老爹受苦，全是那鸨婆说秀秀时，气得直骂憨龟公，骂他不中用，花了大本钱，居然不能让这秀秀赚大钱，她一声声骂，直把一个憨龟公骂得狗头喷血。

秀秀道：“老爹，既是你愿意，就让那个文才极好的人来好了，我与他说话。”

憨龟公大喜，说道：“既是女儿愿意，那是再好不过，只是你得好好待人，你再把他的撮弄出去，我在那老婆子面前就更得受苦了。”

秀秀一叹道：“那怎么能？”她俏然一笑。

憨龟公道：“秀秀，秀秀，你枉生一副好容貌，就是做个姑娘也不为过。只可惜了你好才华，只可惜了你好才华！”

憨龟公摇头晃脑，走下去了。

秀秀等待着，他看着楼梯，不知道这个客人是什么样子，他是一个文士，一定文才是好的，他的字写得好，能得憨龟公夸赞，自是不易。但他人品如何？

秀秀知道，天下的男人，除了人品极差，便是没有一丝

才华，好象上天想得明白，只能给他一样。让他有了人品，便没有什么才华，待得他有了才华，便再也没有什么人品了。

听得有人走上了楼，秀秀的心竟然咚咚跳了起来。

只见一个丰朗俊秀的男人走了上来，他对着秀秀一揖，说道：“得蒙秀秀姑娘抬爱，真真感激。”

秀秀的心跳得厉害了，她从来不曾见到过象他这样的男人。

这男人生得好，也很有气度。

男人对着秀秀笑，他说道：“我叫楚无心。”

楚无心？一个很不俗气的名字。

楚无心坐在秀秀对面，他微笑着，手放得很自如。

秀秀差不多可以说有一点儿喜欢他了，因为男人把他的手放在哪里，在秀秀看来甚是重要，楚无心不象别的男人。有的人手一动一动，动得让秀秀心里不安。有的男人把他的手故意放在显眼处，说话声音也大，手也乱动。这种男人秀秀也不喜欢。这种男人多半是绣花枕头，做不得什么大事儿的。只有楚无心这种男人，你才觉得出，他对他自己很有信心。

楚无心看着秀秀，在笑。

他的笑也是一种很体谅女人的笑，他那笑在告诉女人：我很喜欢你，你愿意做什么，我一定愿重让你做，我不会强求你做什么。

这样的男人已经很少了，秀秀看着他，说道：“听说你的字写得很好？”

楚无心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写得不好，只是能写。”

他那样子显是很有信心，让人知道他的字确是写得很好。

秀秀突地象变了一个人，她的脸色变得很明媚，她微微

窃笑道：“楚公子，你错了，你既是无心，怎么能写得好字？”

楚无心的两眼放光，他想不到秀秀会说出这般话来，便有些愣怔，说道：“无心者便是有心，这一点姑娘看不出么？”

这句话近于讨好，但秀秀与楚无心都再也无话。

秀秀看他，轻轻道：“我不愿意写字，写字太费时间了。”

楚无心大声道：“不错，你说得对，一个人只有有什么事儿也不做时，才想起来写字。那时写字成了事儿，才写得好。”

两人也算是知音。

楚无心看着桌上的琴，说道：“姑娘，莫不如弹上一曲，让在下听听如何？”

秀秀说道：“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？”

秀秀一语道出，便让这楚无心也是吃惊，他听得出，秀秀话意，是说她既是不愿如此，楚无心何必又非要秀秀弹琴呢？

楚无心说道：“看来姑娘无心于此，但既是姑娘无心，就只好我来献丑了。”

楚无心也不等秀秀说话，便上去坐下，轻轻抚琴，弹了一只曲子。

这是一支江南的俗曲儿，人人都是会唱的，无非是唱江南的水，水边的姑娘与水边的情郎。

秀秀不语。

好久，秀秀才道：“公子何必弹它？”

楚无心道：“秀秀姑娘，既是我无心，姑娘也何妨无心，姑且听它一曲？”

楚无心慢慢抚琴，从他手下轻轻抚出一曲柔音来，他轻

声唱道：

“边关风紧，无处不寒，愿君早把征衣添。

难情看晚，一夜无眠，却也有春光梦里。

说情无限，喜情无限，

花也好，月也圆。”

秀秀瞅着这楚无心，怪他一个大大男人，竟然如此情意绵绵。

楚无心说道：“秀秀，从古佳人与英雄自是情投意合，你为什么不与我好歹一夕之欢？”

楚无心凑近来，他想一亲秀秀芳泽。

秀秀止住了他。

楚无心道：“公子有意，佳人无心么？”

秀秀一叹，她说道：“公子不知，我与江北名人南云飞南老爷子有旧。他虽是死了，但我不能负他。”

楚无心摇头，说道：“秀秀，南云飞虽是与你有旧，但他早就死了，死人有什么兴味儿，你还是别提他，好不好？”

秀秀心里想着南云飞，怎么能忘？她只是呆呆怔怔地看着楚无心，心道：若是我早在见到了南云飞之前，便是见了你，我说不定便会真的跟了你，只是如今……

楚无心说道：“南家一门，都是已死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？”

秀秀盯住他，说道：“南家的人虽死，但还有南三元，还有南欣凤，还有一个南翔……”

楚无心突地大声叫道：“秀秀，你真的与那个南家有旧么？”

秀秀道：“不错。”

楚无心嘿嘿冷笑，他笑得不同寻常。

果是她与南三元有旧，楚无心找她，岂不是找对了人？

楚无心站起来了，他站在秀秀身边。

他四外看看，他想他应该在这里住上一夜。楚无心说道：“秀秀，我要与你住上一夜，让你好好体味男人温柔。我听得你老爹说，你从来不曾把男人留下，让他宿在你屋子里，你难道不喜欢象我这样的好男人么？”

秀秀看他，看着他把手慢慢伸出，来揽秀秀细细腰肢。

秀秀勃然变色，叫道：“楚无心，你住手！”

楚无心浪声而笑，说道：“秀秀，你想怎么？”

秀秀叫道：“楚无心，你给我走开！”

楚无心大笑起来，他悠然道：“秀秀，你错了，你老爹早就把你给了我，我给了他许多银子。”

• 秀秀心在跳，大叫道：“红儿，红儿！”

没人应声。

楚无心说道：“再也无人应你，你便听我的了。”

楚无心扑向秀秀。

正在危急关头，便听得楼梯上有脚步声响，一声声轻响，慢慢直走向楼上。

楚无心不得不听这脚步声，他一听这脚步声，心便乱。听这声音，这人应是一个男人，他的功夫也是不弱。

楚无心大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不听他断喝，竟是慢慢走上楼来。

原来却是那个无名客。

无名客象是不曾看到楚无心，慢慢走到了楼上，一步步走进了屋子里，他走去坐在秀秀的椅子上，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秀秀，我来得晚了。”

楚无心顿觉有一阵子紧张。

他看得出，这人不比寻常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无名客不吱声，他何必吱声，让楚无心紧张岂不是更好？

楚无心大声道：“你出去！”他象是一只虎，一只正在觅食的老虎，他正在觅食的时候，当然不愿意让一个男人看到。

无名客说道：“楚无心，你在恶人岗上作恶，我从不曾找你，你又到这里来，岂不是找死么？”

楚无心大笑起来，他盯牢了无名客，一字一顿说道：“无名客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？那一天我派人杀了南家满门的时候，你就在那里，一直不曾离开，我只是钦佩你好勇气……”

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杀人，他岂不是得有好勇气？但无名客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看着胖子瘦子杀人，却不出手止杀，这让楚无心心里很是不安。

无名客是一个大人物，他不做一件事，必是有他不做的理由。

楚无心说道：“无名客，如今我杀得南家也差不多了，你想动手，快动手就是。”

无名客仍是坐在椅子上，不动声色。

楚无心冷冷道：“无名客，我听得你只是站在一边，冷眼看着别人杀人，我便知道了你的秘密……”

无名客的声音仍是远远的，他看着楚无心，说道：“是么？”

有什么秘密，你说与我听听，好不好？”

楚无心大乐，他兴致勃勃，象是已经忘了无名客给他带来了不快，他走到无名客的眼前。

他大声道：“你与南家是世代友情，对不对？”

无名客点头。

楚无心又道：“你从前不叫个什么无名客，你只是一个和尚，你便叫做明心和尚。”

原来无名客便是那个明心和尚，既然他是明心和尚，他一定是去过恶人岗，他一定与恶人岗的那疯子痴子等人交过手了。

他是天下唯一能逃得恶人岗的毒手的一人，连大侠蓬赛花都无法逃过恶人岗的毒手。

明心和尚原来便是无名客。

看来秀秀也不诧异，她一定也早就知道明心和尚的秘密。

楚无心道：“明心和尚，要不要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一直不与恶人岗人动手？”

无名客也一笑，说道：“楚无心，你说好了，我也一直想知道。”

楚无心心跳。

这人惹不得，他是一只虎，一只猛虎，他比那恶人岗的人更是可怕。但楚无心的眼里已是闪着疯狂，他已经疯了，疯了的人怕什么？他什么也不怕，他不怕死，他只想一蓬，用他的性命一赌。

楚无心盯住了无名客的眼睛，从这眼里看出了镇定，一种无畏无惧的镇定。他慌了，他是不是猜错了？他如是真的猜错了，他便得一死，他就会连这个美人楚秀秀也得不到，便

是一死……

楚无心的心在发冷，一阵阵发冷。

他说的不说？

楚无心终于说话了，他吞吞吐吐：“无名客，我知道你，你之所以不出手，是因为你的武功没了，你自从恶人岗下山后，再也没了武功……”

真的说出来了，便是这么容易。

无名客不动，他是真的被楚无心说中了心事，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楚无心说些什么？

楚无心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他一直在说，说得很快，既是已经说出，为什么不全都说出来？

“无名客，你是明心和尚，你从前功夫过人，但自你从那恶人岗下山来，你的功夫被他等弄坏了，你再也不能出手杀人了，你只有原来那一点儿镇定。你在南家眼睁睁地看着，看着南家一门都死，你无法救他们，你只能在一边看着。胖子瘦子看错了你，以为你身怀奇功，其实你连一只兔子也杀不死……”

楚无心盯住明心和尚看，在不甚明亮的光线里，他看到了明心和尚的眼光，他的眼光那么亮，亮得有一些奇怪。

楚无心噤声了。

这无名客盯住他，慢慢道：“你说完了么？”

楚无心突地象是泄了气，他慢慢道：“说完了。”

无名客笑了，他笑道：“我是明心。”

他说一句“我是明心”那神态极是骄傲，他傲然而视，看着楚无心，他根本看不起楚无心。

他视楚无心为无物，突地在楚无心眼前，站立起来，他

那气度，让楚无心顿时受挫。

明心和尚甚至都不愿动上一动。

他只是说上一句：“楚无心，我看你还不如一只兔子。”

秀秀看楚无心，说道：“你既是说他无一点儿功夫，你为什么不出手杀他？”

对，你为什么不出手杀他？你为什么不出手？

楚无心的手握得很紧，他的手握出了汗。他无法动手，他的勇气正在一点点儿溜走。

如果他真的是明心和尚，他从前的功夫惊世骇俗，连恶人岗的疯子一说起他，都是肃然起敬。楚无心能胜得了他么？但他为什么对着仇人不出手，他为什么不出手？他若是真有功夫，他一定会出手。

楚秀秀莞尔而笑，说道：“楚公子，你是一个明眼人，既是你一眼便看出了他是一个无功夫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开杀他？”

楚无心突地大叫：“我为什么不杀他，我一定得杀了他，我杀了他，就可以再杀死南家的那个丫头了！”

楚无心伸手了！

他的手正停在无名客的身前。

他只是点出去，无名客便会倒地，他正指着无名客的死穴。

但无名客仍是不动。

楚无心大叫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出手？你为什么不出手？”

如是无名客动上一动，楚无心这一指，必是毫无犹豫点出，他怕了，他的手在抖。

无名客太镇定了，世上没人象他这般镇定。

楚无心笑了，他笑道：“无名客，这女人很有味儿的，我就让与你好了。”

他转身下楼而去，他走得很快，怕身后跟着鬼一般。

无名客看着秀秀，秀秀的眼里是泪。

秀秀的眼里有话，她在问无名客。——他在哪里？

无名客知道他问的是南三元，但他没有找到南三元，他只是低下了头，一声长叹。

秀秀扑到了无名客的怀里，她轻轻啜泣着，再也无话。

第十七回 杀人毒计

楚无心走在路上。

他要回恶人岗。他知道要想与那个无名客动手，非得有疯子不可。他得去说动疯子。

但他回不去了，他眼前站了两个人。

这两人是色鬼与恶鬼。

没人知道这两人怎么会在一起的，他们本来已成仇敌，但此时两人站在一处。

楚无心冷冷道：“我也是恶人岗上的十六个恶人之一，你们想做什么？”

色鬼不说话，只是悲悲凄凄望着他。那恶鬼冷眼看他，说道：“我们得杀死你，因为你得罪了她！”

楚无心自是知道“她”是谁。

只是他想不到，恶鬼与色鬼怎么会在一起，他们两人不是仇敌么？他们一同出来，岂不是一大怪事儿？

恶鬼笑嘻嘻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，觉得我们父子不会一齐来杀你？”

楚无心道：“不错。”

色鬼看他，只是不语。

恶鬼眯着眼瞅他，恨恨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与老爹两人，